

## 书间道

Book Review

2008年,一部《浮沉》让南京籍作家崔曼莉红透网络,掀起了职场生存小说的热潮。时隔一年多,《浮沉》第二部也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初写《浮沉》,崔曼莉纯属无心插柳,只是尝试在网上写小说的乐趣,没想到引来了大批忠实粉丝。在读者的建议和要求下,崔曼莉将小说整理后交给了出版社。最初的计划是出三本,这一次的《浮沉》第二部,故事依旧精彩,刚面市,就有读者开始翘首期盼“终极版本”了。

## 崔曼莉：打造荡气回肠的职场感情戏

## 现代职场生态图

《浮沉》第一部的结尾,主人公乔莉的命运和7亿大单的最后落地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将在续集中继续讲下去。所不同的是,故事会更深入,涉及到资本运作、国企改革等等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描绘了一幅现代职场生态图。而作为调节和点缀,故事里的年轻人也轮番上演了一场场情感大戏。“一方面,这是应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主人公们也已到了快被‘剩下’的年纪了,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也该谈婚论嫁了。”崔曼莉笑着说。

除了情感部分的加重外,为了平衡资本运作、国企改革这些话题所带来的沉重感,与第一部相比,这一次书里也加了许多生活化的桥段,让故事的节奏充满了张力。而这些幽默的对话,很多都来自于崔曼莉的真实生活。她举了一个例子,书中有一个男同事对主人公乔莉说:“你会的都是男人应该会的,女人该学的你一样不会,比如学温柔,学撒娇,学性感。”这一段话其实就是崔曼莉身边一位男性朋友的原音重现。

而在第一部里面,乔莉相亲遇到抠门上海男,一毛钱也要AA的情节被很多读者所喜欢,崔曼莉说,在续集里,也会有很多这样八卦的逗乐故事,让读者觉得更加亲切和贴近生活。

## 半个专家不易当

《浮沉》续集里,很多地方都涉及到经济、商业领域的专业问题,而对于学中文出身的崔曼莉来说,生活化的写作很容易,专业化的写作就不那么轻松了。虽然自己也有过一些职场经历,但专业问题的严谨性还是会让她有些“心虚”。“如此之大的资本运作和国企改革我没有经历过,而且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专业术语、行业规范,我不想一个学经济的本科生看过我的书之后,觉得这是一本‘垃圾书’,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起码成为半个专家。”

在书的写作过程中,崔曼莉常常要查看专业资料和书籍,采访相关行业中有经验的人,小说中一些涉及到专业问题的人物对话,她都要打电话找业内人“审核把关”。

在初稿快完成的时候,电脑还崩溃了一次,22万字的书稿因为存在桌面上,而惨遭厄运。当时崔曼莉在这部小说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眼看着就要完稿交给出版社了,却付之一炬。“我当时就懵了,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完成这部作品了,于是发短信给出版社编辑‘钱还给你们,我不写了’。编辑收到短信也吓坏了。”好在后来朋友建议她把电脑送去修理,最后用软件扫描硬盘,才捡回了书稿。这一段有惊无险的插曲,让崔曼莉乐了好几天。

## 职场小说也有社会责任

两部职场小说写下来,崔曼莉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职场小说其实也背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

“很多小说的立意很片面,灌输给读者恶性竞争的意识,比如通过送钱、送女人的方式可以在商场中获得机会,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眼光。”崔曼莉说,中国的商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期,高速的发展和资源重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畸形现象,但这只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你送钱送女人,别人可以比你送得更多。要在商业领域中立足,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我的小说就要告诉初涉职场的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不走旁门左道,也可以赢得机会。帮助年轻人树立正确而积极的商业态度,这是《浮沉》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畅销书作者之外,崔曼莉还有着另一重身份,她是一家IT科技公司的行政总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之间迅速切换,崔曼莉游刃有余。不过,在2008年和2009年两部《浮沉》出版之间,她还出了另一本小说,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琉璃时代》。时间短,效率高。崔曼莉将这归功于自己“随遇而安”的本领。“我要写东西的时候,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等飞机、等人的间隙,我都能静下心来写作。”实习生朱琳

## 新书推荐

New Books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周洛华

## 经济学家是我的“仇人”

市场经济缔造经济学家,然而,经济学家的言论,真的是市场风向标吗?“仇人”一书,作者周洛华从近几年经济走向与经济学家的预测两方面,深度揭示了公众的“仇人”——经济学家,带给社会的错误导向,而使公众蒙受财富与心灵的巨大创伤。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作者:林奕华

## 香港制造

香港被称作“东方荷里活”的这座娱乐大都会,在林奕华眼中已是明日黄花般的末路穷途。信手拈来的一串串偶像、巨星,却发现是“以前的月亮”;香港还能等到下一个张国荣?谁能接张曼玉的班?倪亦舒,黄碧云,香港的故事到底怎么写?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  
主编:师永刚、邵明

## 中国时代

本书编译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时代》周刊、美国《读者文摘》以及《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载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文章,记录60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首次解密中美建交等真实文献。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  
作者:刘庆邦

## 遍地月光

小说写的是“文革”时期的农村生活,写到了换亲、逼婚、假扮夫妻。爱情毁灭了,人生扭曲了,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得主刘庆邦,用诚实和良心唱出小人物内心的沉默。

## 悦读

Happy Reading

##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潜伏”

在黄仁宇的诸多作品中,《汴京残梦》和《长沙白茉莉》恐怕要算知名度最低的。《万历十五年》出版以后,黄氏作品受到读者追捧,几乎每一出版都会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和读者的普遍关注。然而,《汴京残梦》和《长沙白茉莉》却一直默默无闻。

也许这种遗忘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黄仁宇生前只写过这两部小说,但是出版时却署了“李尉昂”的笔名。纵观黄氏作品,似乎只有这两部署的是笔名。作者为何这样安排?是否他自己也觉得这两部作品是“另类”?既然作者都犹抱琵琶,作品内容也似乎没有太多的噱头,读者自然不会买名不见经传的李尉昂的账,于是,它们顺理成章地被“打入冷宫”,即使黄仁宇先生的忠实粉丝也对它们知之甚少——人们只买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账。

然而,它们终究还是出自黄仁宇的手笔。《汴京残梦》已于2005年在大陆出版,而《长沙白茉莉》的简体中文版却于2009年才姗姗来迟。看到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长沙白茉莉》时,它正静静地躺在书店的历史读物书架上。翻开书的序言,赫然发现黄仁宇先生的声明,这是一部“时代”小说。小说怎么会放到历史读物类?我试图从书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长沙白茉莉》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滩的故事。作品以一个湖南青年赵克明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描述了那个时代以上海—长沙为主轴的中国社会现象。青年学生赵克明受同班女友的影响,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习团,然后被派往上海参与中共与上海黑帮老大杜大耳的黄金交易,并被杜大耳利用,卷入上海工人罢工事件。作者特别声明,作品虽然“局部地掺

杂了一些真人实事”,但是“此种背景下之情节以陪衬虚构之主题故事为宗旨”。这样来看,《长沙白茉莉》是一部小说无疑。

然而,作为一部小说,《长沙白茉莉》似乎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只是一个线索,他的性格和命运都被淹没在故事的背景之下。相较之下,故事中的女主角、外号“长沙白茉莉”的交际花胡琼芳似乎更出彩,难怪作者要以“长沙白茉莉”作为书名。但是,对《长沙白茉莉》的解读到此并未结束,因为我从字里行间似乎寻找到另一种可能:我看到历史正以另一种表达方式浮出水面。

翻检一下并不遥远的历史,书中所写的“青帮老大、上海黑社会总司令”杜大耳无疑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作者借一个涉世未深的湖南青年之眼,将青帮与国共两党及殖民势力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上海工人运动的风云变幻以及杜月笙势力掌控下的上海市井社会和盘托出。赵克明所看到的人和事,正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缩影。比如,为了说明上海青帮的势力范围,作者让赵克明去和测字的、拔牙的以及开租书店的人打交道,使读者对旧上海帮会势力的横行及组织规范有所了解。作者的种种努力,是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

至此,我终于理解书店将此书归入历史读物类的初衷。

周春

## 读行侠

Photo Taking

## 滑铁卢车站

地点:伦敦  
时间:2008年夏



莱斯特广场在泰晤士河北岸,离河岸并不远,那里恰好也是河流拐弯的地方。河上有一座桥叫滑铁卢,是电影《魂断蓝桥》故事的发生地。同名的地铁站我多次路过,那也是伦敦的一处交通要道。可能是年代久远,车站的墙壁陈旧不堪,本应该彻底翻修,但市政府为了节约,总是修修补补。

众所周知,滑铁卢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南郊一座小村庄。1815年6月18日,那里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斗,由拿破仑率领的英比荷德联军。双方军力相当,在普鲁士的援军到达之前,法军本有机会凭借自身的实力取胜,但拿破仑为了等待土地干燥,推迟了进攻的时间,结果铸成大错。

经过一天的鏖战,法军由胜利转为失败,虽然最后双方的伤亡人数相差不多,都在两

万五千左右,但法军有九千人被捕,加上原先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一下子从精神上垮掉了。四天以后,拿破仑第二次宣布逊位,继任者是他的儿子,但很快被路易十八复辟。

此后的拿破仑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两个月以后,当他试图乘船去美国,被英军所阻。拿破仑担心留在法国会被路易十八处死,在他的请求下,英军答应予以保护,最后把他遣送到南太平洋的属地——圣赫勒拿岛,就是哈雷观察彗星的地方,在那里了却了余生。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伦敦地铁的标志是一个红色的环形内嵌一个白色的圆,一道蓝杠横贯其中,上面写着站名。有趣的是,经过滑铁卢的列车也红白相间,停靠站台时墙上的地铁标志恰好露在玻璃门上,斑驳的墙壁配上滑铁卢这个单词也颇为协调。蔡天新

## 书摘

## 旧书哪里去了

挺雅致的旧书店,就在丹下健三设计的那个新书城一角。

书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样,阔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开在这间全球最大的书城里的二十四小时书店却令人意外,卖的全是畅销新书,反而有不少坊间少见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满满两柜书话书史和书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孙经理出来相认,身上素朴的直条衬衫一股书虫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谈得高兴,孙经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家具店的酒吧,居然兼营旧书买卖。书量不大,但也有许多好东西。孙经理原意是伴我过来淘书,没想到竟自己一头栽了进去不理我,才不多时他手上已抱住几册。他在隔壁打工卖书,挣的薪水大概都花到这里来了;我想这里的买卖倒好做,自己成了一套循环不已不假

外求的生态系统。

旧书买卖,确实是个生态系统,要有进有出。没了源头活水,再清澈的池子很快也就成了霉臭的枯井。香港旧书店,曾经兴旺过一段日子;但等到南来的老人走得差不多,地价铺租又随着大楼不断高升,现在只剩下一片颓垣败象了。所以我现在不大逛香港那仅余几家的旧书店,怕见了难过。

台北的旧书业也和香港一样,自从从岭街的老店迁过去光华商场之后,就盛况不再,甚至一蹶不振。今天年轻一代的文艺青年,你要是跟他说起从岭街,他顶多只能联想到少年杀人事件吧。真是奇怪,香港读书风气再弱,也总有人买书呀,台湾的情况应该更好才是,旧书都哪里去了呢?莫非我们都要学谢其章,住到北京,才能在潘家园和琉璃厂找到东西?



《读者》  
作者:梁文道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有一次在深圳演讲,一个听众起立建议在座的政府官员出手,帮忙弄个旧书市场,好激活这个新城市的文化灵魂。身为外人,当时我很不客气地指出其中难度:“旧书市不是说有就有的,非有两代以上的积累不为功。深圳是个很年轻的移民城市,平均人口年龄低,在此出生的还都在二十岁以下。老者不多,散书的人自然就少。即便勉强生造一个旧书市场,卖的恐怕也都是月前上市的新书,珍品恐怕不多。”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